

## 母亲吃席

从县城到老家得走上70多里的山路,遇上有人办酒席时,我劝母亲带礼或者干脆在微信上转账即可,无须为此再跑上一趟。

母亲不以为然,坚持每席必到,由于素来晕车,一路上吐得不可开交,苦不堪言。面对我的不解,母亲搓搓手,说:“你不知道,柴火灶煮的饭菜香着呢!”我随即反问:“再香都让你吐得干干净净了,何必如此折腾自己?”母亲则尴尬一笑:“只怪我福分浅,但去终归要去的。”

上个月,正逢堂叔做七十大寿,母亲因为错过了回乡的班车,急得捶胸顿足,嘴里一直在不停地嘟囔:“这可如何是好?”

别无他法,我只得请了半天假,开车送她回乡。一路上左转右拐,忽上忽下,尽管我已经很小心了,母亲还是晕得不敢抬头睁眼,只差一点吐在车上。

好容易到了堂叔家门前,已临近中午,家里聚了好些人。母亲一下车,就立刻看起来神采奕奕,与刚才的萎靡难受判若两人,一脸笑容地跟人打着招呼,随后向人介绍起我,我只能以尴尬的笑容作为回应。除了还有来往的亲戚,大多面孔在我的记忆里已经完全模糊,面熟的也想不起他们姓甚名谁。

进了门,上了礼,我与母亲选了个位置坐下。果然是母亲所说的柴火灶,从上菜起,母亲就不断地往我碗里夹菜,连说:“你多吃点!”

我吃了一口,尽管卖相与配料没有那么讲究,的确比燃气灶和电磁炉做的饭菜更有烟火气,别有一番滋味。

母亲并不怎么动筷子,只是忙着跟同辈的老人聊天,有的还是她儿时的玩伴,聊起闺中往事甚至童年趣事时,还会咧嘴露出稀疏的牙齿,爽朗地笑出声来。这一刻,我终于明白:母亲虽然已经进城多年,但乡情从未褪去……

龚明亮

## 难忘那位领路人

1996年盛夏,26岁的我初入社会,邂逅了人生中的第一位恩师——孔庆彬。彼时,他是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张市镇文化站站长,既是扎根基层的乡镇干部,也是深耕当地文化与新闻领域的传播者。

初次见面,孔老师面容严肃,话语掷地有声:“新闻工作是桩严谨的差事,肩头扛着千斤责任。每一个字、每一句话都得反复推敲,半分虚假、一丝敷衍都容不得。”在他的悉心点拨下,我开始系统研习新闻写作的基本功。从标题的精准凝练,到内容的逻辑铺陈,从语言的千锤百炼,到底稿的字斟句酌,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、严格把关。他常挂在嘴边的叮嘱,至今仍在耳畔回响:“写新闻,要让事实说话,用真情实感打动读者。”

犹记一次采访任务,我要去偏远村庄寻访一位老党员。语言不通的隔阂、村民的疏离防备,让初出茅庐的我手足无措,手心直冒汗,甚至萌

生了打退堂鼓的念头。孔老师听闻后,二话不说陪我一同赶赴那个村庄。田埂上的杂草没过脚踝,他蹲下身,接过村民递来的搪瓷碗喝了一口凉茶,用质朴的方言拉着家常:“俺们都是庄稼人,知道老党员为村里做的贡献,就是想把他的故事说给更多人听。”孔老师眼角的皱纹里满是真诚,村民紧绷的脸渐渐舒展,话匣子也慢慢打开了。在他的帮助下,我顺利完成了采访。返程的路上,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“做新闻,既要用眼观察、用笔记录,更要用心体悟、用真诚换真心。唯有这般,才能写出有温度、有深度的报道。”

还有一回,我急于求成,赶写出的稿件粗糙松散、漏洞百出。原以为会迎来严厉的批评,可孔老师看完后,只是温和地拍了拍我的肩膀:“别急,慢慢来,把时间转化为质量。”随后,他戴上老花镜坐在桌前,手指指

着稿件上的字句,逐段剖析逻辑漏洞,笔尖在纸上圈点勾画,墨水晕开小小的痕迹。从整体结构的调整,到细枝末节的措辞优化,他都耐心讲解,给出详尽的修改建议。我依照他的指导反复打磨,稿件最终得到了镇领导的肯定。彼时,孔老师望着我,脸上漾起欣慰的笑容:“孩子,做新闻最忌心浮气躁。沉下心来对待每一个文字,才能走得稳、走得远。”

时光荏苒,弹指间数十载光阴悄然逝去。我在新闻岗位上坚守这么多年,始终牢记孔老师“用事实说话、用真诚换真心”的叮嘱,每一篇报道都反复推敲、精益求精。

他不仅是我新闻事业的启蒙恩师,更是我一生追随的精神榜样。这份沉甸甸的师恩,如暗夜明灯,如春日暖阳,照亮我前行的每一步,让我在人生的漫漫征途中,始终步履坚定,不曾迷茫。

史保民

## 姥姥纳的千层底

儿,姥姥练了半辈子才练成。”

纳鞋底最是磨人。姥姥捏着千层底,用锥子扎透布层,再穿起细麻绳密密纳缝,针脚匀净如排好队的小芝麻。我学着她的样子拿锥子,没几下就扎破了手指。姥姥急忙放下针线,小心翼翼地用布条帮我包好,眉头紧蹙地问我疼不疼。

那时,全家四季的鞋都出自姥姥之手。春天的夹鞋透气轻便,夏天的单鞋有碎花点缀,秋天的二棉鞋塞着蓬松的旧棉,冬天的鞋更厚实,鞋帮缝着姥爷打来的野兔毛,穿在脚上暖融融的,再冷的天,脚心也揣着暖意。

## 突然回家

子……我这不是做梦吧?”公公咧开嘴,扶着婆婆,就那样定定地望着我们,眼中闪烁着浓浓的温情。

儿子蹦跳着跑过去,清脆地喊:“爷爷、奶奶,我们回来看你们啦!”婆婆一把拉住儿子,欢喜得说不出话来……

进屋后,婆婆一边引我们去烤火,一边吩咐公公:“你去镇上买点菜。”镇上离家有两里地,买菜并不方便。也正因如此,我们在途中就买好了烧鸡、卤肉,还在饭店打包了几样家常菜。婆婆看见我们摆出来的菜,笑道:“那正好,我再熬锅小米粥,热点馒头。”

饭菜很快上了桌。我们围坐着,边吃边聊。说到高兴处,公公拿出珍

寒来暑往,姥姥的青丝熬成花白,眼角皱纹渐深,手中的针线却从未停歇。东北人的勤劳,从不是豪言壮语,而是像姥姥这样,把全家的温暖一针一线地缝进鞋底,让我们踩着踏实,走再远也心安。

如今,商场里的鞋子琳琅满目,没人再费心打褶褶、纳鞋底。我们脚上的鞋愈发轻便好看,却再找不回踩着姥姥针脚的踏实感。那些旧布面糊粘成的褶褶、密密麻麻的针脚、指尖的薄茧里,藏着姥姥最深沉的爱,如今都成了回不去的旧时光。

蒋玉贤

藏的酒,和老公轻轻碰杯。儿子好奇,也抿了一小口,辣得直用手在嘴边扇风,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。

听说我们只待一天就走,夜深了,公公婆婆还迟迟不愿去睡。我无意间提起老家的铁棍山药很有名,公公婆婆听了,眼神倏地一亮。随后,公公起身打了个电话,便出门了。约莫一个多小时,公公带着几个长方纸箱回来。我打开一看,是铁棍山药。这么冷的天,公公竟然摸着黑,特地去后村为我买来这几箱铁棍山药。

我心头蓦地一酸。可怜天下父母心,不管儿女多大,只要听你说一句“喜欢”,就恨不得把这世上的好东西都捧到你的面前。

熊燕